

# 同歸傳

中國近代史叢書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同 史 論

郑云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剑英  
封面题字 周慧珺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主编

谭嗣同

郑云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虹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3.375 字数 61,000

1975年1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版

1983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3,001—59,000

书号 11074·632 定价(六) 0.29元

## 出 版 说 明

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及《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等二十多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今后将继续组织出版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题材的书；每本由四万到十万字不等。编写工作也将请更多的同志参加。热诚希望得到同志们 的帮助和支持。



谭雨同像

## 目 录

一、少年时代 .....	1
二、漫游和探索 .....	9
三、向往变革.....	19
四、向佛教企求出路.....	30
五、《仁学》——“救世”方案.....	38
六、《仁学》——“冲决网罗”.....	49
七、投身湖南维新运动.....	67
八、进京参与新政.....	82
九、为变法而流血.....	91

## 一、少年时代

一八八三年，一个严寒的冬天。西北大地上冰雪覆盖。朔风怒号，夹带着雪块、沙石呼啸而来。

路上行人稀少。旷野上有一批少数民族猎手，正在追赶一群野兽，向近旁的山谷赶去。这时，从山谷那边忽然闪出一队人马，他们共有一百多人，队伍杂沓不整。

这队人马在旷野里践冰踏雪，奔走好几天了。他们既不是去出征前线，也不是在执行别的公务，而是到野外的冰雪中来观赏四景，练习骑射。几天来，他们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没有特定的目标，一个劲地往前驰奔。一路上，打野物充饥，吃雪块解渴。晚上则就地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或奏琴唱歌，或纵谈古今……。几天以来，这些人就过着这种浪漫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由于连续奔波，每个人都脸带倦容。

这当中有个年近二十的青年。他中等身材，稍显瘦削，但很神气。他就是清朝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sup>①</sup>谭继洵的

① 清末地方行政组织，一般分为省、道、府、县（厅）四级，一个道辖若干个府，道的长官叫道台。道台在清朝一般是四品官。巩、秦、阶道辖三个府共十几个县，在今甘肃东南部陇西、天水、武都等一带。

儿子、近代中国杰出的维新志士谭嗣同。

谭嗣同喜好骑射和游玩。这队人马就是他硬要他父亲从前的仆人、现在的属下刘云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带出来的。他们一骑在大风雪中驰骋于峰峦重叠，岩谷深阻，都无人迹之处，连续奔驰了七天，行程一千六百多里。回到住地时，谭嗣同的大腿上擦得血肉模糊，裤裆都被染红了。<sup>①</sup>

二十岁以前的谭嗣同，便过着这样浪漫奔放的生活。

不过，这只是谭嗣同少年生活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家庭的影响和督促下，攻读各种封建典籍。

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省浏阳县人。一八六五年三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是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地主家庭。他父亲谭继洵是个对封建礼教循规蹈矩、沿着封建时代所谓“科举正途”的阶梯往上爬的官僚，一八五九年从浏阳到北京参加举人会试，以后就留在北京做官，并把家属也带到了京城。在谭嗣同出生时，谭继洵已官至户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迁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上述谭嗣同等入冰天雪地中骑马游玩的事，便发生在谭继洵任甘肃道台期间。

谭嗣同的母亲也是个恪(kè)守封建礼法的人，并且用封建礼法严格管教子女，谭嗣同曾经有过“父慈而母严”的感叹。<sup>②</sup>

---

① 《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下同），第一七一、四三一页。

② 同上书，第一九九页。

谭嗣同生长在这样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里，从五岁起就苦读四书五经之类儒家典籍。此外，他也钻研历史、文物，学习作诗填词，对音乐和文字学也下过功夫。在所有这些旧式学问上，他都有相当深的造诣。同其家庭出身一样，这种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给他的思想以很深的影响。

谭嗣同出生前一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反动政府拍卖国家主权，同外国侵略者公开勾结起来，共同对中国人民加紧压迫、榨取，并且用程朱理学等反动思想，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毒害和奴役。

靠镇压人民革命起家的洋务派官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先后提出“自强”、“求富”等口号，举办了“洋务新政”，历时达三十多年，其结果却是扩大了他们这一批洋务官僚的权势和财富，至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则不但没有减轻，相反大大加深，中国人民进一步贫困化，中国的国力并未得到增强。

谭嗣同的少年时代，正是在中外反动派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加强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度过的。这种情况，加上家庭的影响和封建文化的熏陶，使得他不易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gù固)。直到一八八五年前后写《治言》一文时，他的思想还完全禁锢在封建樊笼内，满口赞颂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反对人们讲究变法和御侮，并宣扬中国几千年来历史是越变越坏，今后也将继续坏下去的唯心史观。

但是，谭嗣同的少年时代又是中国社会激烈变化的时代。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日益迅速地瓦

解，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流浪，农村到处一片萧条，广大农民啼饥号寒，困苦不堪。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在不断地扩展着。在表面上的暂时平静底下，激荡着人民革命的潜流。少年时代的谭嗣同，也多少感受到这种社会的矛盾。

谭嗣同出世之后不久，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sup>①</sup>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反映这个新阶级要求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随之而起。那些著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大多都参加过洋务活动，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官僚和洋务派头目接触较多，他们对当时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洋务运动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病都了解较深，知道中国只有改革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大势。他们对封建统治势力和洋务派阻扼民族资本的政策强烈不满，并指出洋务派所搞的一些活动，诸如购买外洋枪炮船舰，举办兵工厂和某些民用性企业等，都只是学了点西方的“皮毛”；“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这些才是西方富强之本原即“体”。<sup>②</sup>基于这些认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们著书作文，对中国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大胆揭露，强烈呼吁必须变革现状，指出中国当时已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横排本（下同），第五九〇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治中》。

处在“千古未有之创局”中，再不能以老法子治理国家了；论证了“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sup>①</sup>的道理，为变革大造舆论。他们还具体地提出了各种变革的主张，包括在经济上允许自由创办各种企业，改革税制，保护专利权，以给民族资本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文化教育上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推广近代科学技术，以培养资产阶级所需的各类人才；在政治上采用英、俄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以及废除捐官制，裁撤冗员，整顿监狱，破除用人资格，以便使资产阶级能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等等。这些呼声在社会上越来越强烈，到中法战争前后，形成为一股时代思潮。

在激烈变动的时代里，从统治阶级内部往往会产生分化出新阶级的代表人物来。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谭嗣同，由于种种原因，也终于成了从旧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转向新生资产阶级的一位代表人物。

谭嗣同少年时拜过的几位老师中，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老师以他同县人欧阳中鹄最重要。欧阳中鹄曾在北京当过小官，对明末清初两位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很敬佩，是一个具有变革要求的知识分子。谭嗣同从十岁起，一直与欧阳中鹄保持师生之谊，受过这位老师不小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谭嗣同，虽然在家庭的影响和督促下，苦攻古书，但他好动厌静，性喜游玩和运动，那种枯燥无味的死

---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

读书生活，满足不了他的生活欲望；“他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对武术很精通。<sup>①</sup>他同他父亲也不一样，对于沿着科举考试的道路为自己谋求官职并不积极。所以，谭嗣同除了拜文的老师之外，还拜过武的老师。他的武艺老师便是清末在北方很有名的侠客王正谊，即“大刀王五”。谭嗣同向他学得一身好武艺，两人之间一直保持很深的友谊。

谭嗣同出生时，他母亲已生过二女二男。除了他的大姐可能已死之外，谭嗣同出生时已有二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在一八七六年他十二岁时，他的母亲、二姐和大哥，三个人在五天内先后死于瘟疫。谭嗣同自己也被传染，昏死三天后才苏醒，他父亲为此给他取了“复生”的别号。经过这场凶灾，谭嗣同自己虽然“复生”了，但却忽然间失去了三个亲人。同母所生的五个兄弟姐妹，只留下了他和二十岁的二哥了。以后，谭嗣同在家里受继母歧视。他后来追述说：“吾自少至壮，徧（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忍）受”<sup>②</sup>。这种遭遇，使他对历代反动统治者大肆鼓吹、视作天经地义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残酷性，更有切身的感受，因而也有助于他比一般封建官僚地主家的少爷，较容易滋长对自己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离心。

谭嗣同还在同地主、富豪家庭的接触中，看到了他们的刻薄寡恩和这个阶级要衰败的一些迹象。后来在他所著的《仁学》一书中曾经记载了自己早年的观察。他说：“尝观于

① 欧阳子倩编：《谭嗣同书简》，桂林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三年版，第三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三页。

乡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谓富室焉，左右比邻以及附近之困顿不自聊者，所仰而以为生也。乃其刻谿琐屑，弥甚于人”；“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粜籴则阴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箝络久之，胥一乡皆为所并吞，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税于一家。”地主富豪这样残酷剥削穷人，谭嗣同认为到头来使得“乡里日益贫，则流而为盗贼，伺衅劫夺焚杀，富室乃随之煨烬。”<sup>①</sup> 谭嗣同的这些观察虽然很肤浅，但却表明了他对自己家庭所属那个阶级的不满。

广大人民的日益破产和贫困，人民革命潜流的增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传播，他个人奔放无羁的生活和家庭的不幸遭遇，“大刀王五”等人的影响，加上亲眼目睹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苛刻和这个阶级的衰败之势，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谭嗣同逐渐产生了对社会现实、对封建纲常的怀疑以至不满，使他憎恶在封建典籍中讨生活、觅(mì)出路这条其祖辈们走过来的道路，使他有可能成为本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一八八二年当他十八岁时，谭嗣同就曾作诗抒怀说：

黄鹄翥云汉，白鹤鸣九皋；

嗟彼燕雀群，安能测其高！

.....。

浏浏飘天风，云路将翔翱；

高飞语众鸟，饮啄非吾曹。<sup>②</sup>

① 《谭嗣同全集》，第三九、四〇页。

② 《述怀》，同上书，第四五一页。

这里，他以鸿鹄自况，鄙视那些钻营利禄和胸无大志的庸夫俗子，把他们比作“安知鸿鹄之志”的燕雀。

第二年，他十九岁时，又写过这样一些抒怀诗句：

策我马，曳(yè)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sup>①</sup>  
表明了他思想上有着与一般士大夫完全不同的志趣。

---

① 《集解》，《诗经图会》，第四六二页。

## 二、漫游和探索

谭嗣同想要“旷观天下名山万迭”的志愿，不久后真的实现了。

一八八四年谭嗣同正好二十岁。从这年起，他离开家庭，先是往新疆在巡抚刘锦棠幕府中任职。不久，谭嗣同离开新疆，开始了他那十年漫游的生活。

从一八八五年以后的十年中，谭嗣同漫游祖国各地，迹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往来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所过之地，合计路程达八万余里，照谭嗣同自己的说法，是“堪绕地球一周”了<sup>①</sup>。

这十年漫游，谭嗣同自己说是为“六赴南北省试”<sup>②</sup>。梁启超为谭嗣同作传时，讲得稍详细点，说是为了“察视风土，物色豪杰”<sup>③</sup>。其实，就“六赴南北省试”言，谭嗣同对于科举考试本不热心，结果也是每次都名落孙山；就其“物色豪杰”言，他这期间结交了贝元征、汪康年、邹代钧等人，这些人大概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豪杰”了，他们以后与谭嗣同过

①② 《谭嗣同全集》，第二〇六页。

③ 同上书，第五二一页。

从很密，互相影响。但是，这仍然不是谭嗣同十年漫游的主要收获。

这十年漫游对谭嗣同最主要的影响，是他由此大大开拓了眼界。

在漫游中，谭嗣同看到了祖国各地的壮丽河山：既有“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的崇山峻岭的雄伟磅礴，也有“百里平原经雨绿，两行高柳束天青”的西北原野的秀丽妩媚，增加了对祖国河山的了解和热爱。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漫游中有机会比较仔细地看到当时社会的现实。他目睹了各地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并粗略地与一些民间会党之类的组织有过接触。这些，都使他如吸到了新鲜空气一样地振奋起来，使他的思想为之加速变化。

有一次谭嗣同行进在陕甘道上。那年，黄河下游遭到严重水灾，清朝反动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照旧进行搜刮。山东、河南一带的灾民，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向西北逃荒，饥寒疲困，不忍目睹。谭嗣同停下车间灾民们往哪里去？灾民们告诉他：“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去。”谭嗣同又问道：“是你们自己愿意迁移吗？”灾民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呵？故乡一片汪洋，我们无法生活，还顾得上留恋吗？”谭嗣同联想到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清政府为什么不将沿河一带常常受灾的农民迁往那里去呢？但他马上自己回答说：没有铁路，怎么能将黄河中下游千百万人民迁往广阔的西北呢？他自己也终于感到无法解决这种社会问题。

谭嗣同到处漫游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在有增无已地发展着。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邻邦

和边疆地区，以及中法战争等事件的发生，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日益严重起来，中国社会在加速向半殖民地的深渊陷下去。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命脉，诸如海关、交通、金融、外贸等部门，都已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外国的商品和传教士广泛深入中国内地，中国自然经济在加速瓦解；失业、破产和流浪的人群在不断增加；中国人民抗捐抗税和反对洋教士等斗争，也在蓬勃兴起。在游历各地中，呈现在谭嗣同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图景。

耳目所及的社会矛盾景象，与祖国山河的雄伟秀丽，形成了多么不协调的对比！谭嗣同不禁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sup>①</sup>的感叹。他对于清政府的腐败逐渐不满，对于自己十多年来苦心学习的封建传统文化，也逐渐失望，没有为他带来功名富贵且不说，一遇到现实的社会问题更毫无作为。谭嗣同早年爱说“经世”之学，但他所学的那套传统学问根本不能“经世”，这不能不使他很苦闷。

正在谭嗣同失望之际，他开始了对王夫之、黄宗羲的研究。

一八八九年谭嗣同上京赴考。在京期间，他向另一位老师刘人熙求教。刘人熙同欧阳中鹄一样，也是浏阳人，也钦佩王夫之和黄宗羲，一九一一年湖南“光复”后曾出任军政府的民政司长。<sup>②</sup>从这时起，谭嗣同在欧阳中鹄和刘人熙

① 《谭嗣同全集》，第二〇六页。

② 谭嗣同《草堂》诗有“南归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文史资料出版社，第一五三页。